

情

● 胡 万 春 著 ●

魔

● 少女 ●

● 涉世 ● 人生啊人生 ●

● 美男子 ● 情敌 ● 市侩的爱情 ●

之箭 ●



I 24
536

情魔

● 胡万春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情 魔

胡万春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 8 字数 260,000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7-5321-0148-7/I·109 定价: 2.45元

责任编辑 张 森

内 容 提 要

神圣的爱情被魔鬼亵渎。想掠他人资产的佯装恋爱，想借恋爱出国的温情脉脉，想凭美貌图钱财的被人玩弄，想独身一生的喜结良缘。爱情与商品，魔鬼与情人，在眼前恍惚，令人眼花缭乱。六个男女，编织着五颜六色的爱情梦。

目 录

第一章 少女…………… (1)

第二章 涉世…………… (18)

第三章 美男子…………… (52)

第四章 人生呀人生…………… (71)

第五章 情敌…………… (109)

第六章 市侩的爱情…………… (139)

第七章 沉沦…………… (157)

第八章 可怜慈母心…………… (173)

第九章 爱神之箭……………(203)

第十章 舞会……………(216)

第十一章 孽子……………(232)

第十二章 诱惑……………(262)

第十三章 轮回……………(278)

第十四章 魔鬼的陷阱……………(313)

第十五章 忏悔……………(335)

第十六章 依依雪夜情……………(355)

第一章 少女

一

天空蓝蓝的，白云飘浮在高空纹丝不动。

已届春末，明丽的阳光洒满阿茜家的小院子。阿茜家的院子大约只有八、九个平方米，只是用齐膝高的砖墙围着，任何人路过这里都可以一眼看清院子里的一切。院子里只放着二、三盆月季花，还有一盆假山石的盆景。这里是私房区，阿茜家的住房小巧玲珑，红砖砌的两层楼房，上下各二十平方米，楼上还搭出一只小阳台。楼下前间用来吃饭、会客，后间是灶间。从木扶梯上楼，即是阿茜与她母亲周碧君的卧房。房间十分雅致，放着一套半新式充红木的家具，有两只精致的书橱，还有一只不大的写字台。墙上挂着一幅以几只苹果和花瓶为静物的油画，使房间里增加了一点艺术的气氛。写字台边的墙上挂着一只吉他，床头柜上放着一只四喇叭的立体声收录机，书橱上放着一些小摆设。五斗橱上方墙上挂着一张十二吋放大的照片，照片是上过油彩的，是周碧君年轻时拍的，神态自然，容貌秀美。很明显，阿茜十分象她的母亲，特别是脸型，挺拔的鼻子以及微笑时露出珍珠似的门牙。

这是在下午三点多钟，阿茜正站在大衣橱的穿衣镜跟前练声。她十分注意自己的口型，只有发音好，口型美，才能使听众得到听觉、视觉双重的印象。三个月来，她得到音乐学院

毕业的专业音乐工作者指点，才懂得声学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她是用真嗓子唱的，谁都听得出，她的嗓子条件是相当好的。可惜，她太缺乏基本训练，发音方面的毛病很多，让内行听了是要皱眉的。不过，外行听了还是会说：“啊！她唱得不错。”就在这时，小院子的矮墙上正有四、五个孩子坐在那里，在欣赏阿茜美妙的歌声。他们可是阿茜的“老听众”了。

阿茜刚停唱喝水，小院子里的“老听众”就“叽叽喳喳”地嚷了起来：“阿茜姐姐！再唱一个好听的！”

“唱一个‘眼睛……更明亮’……”

这些“老听众”最大的九岁，最小的只有五岁，根本不知道加拿大民歌《红河村》，只知道“眼睛……更明亮”这个歌词。阿茜没有使她的“老听众”失望，她真的唱起了这个歌。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

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

照耀在我们心上。

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

不要离别得这样匆忙，

要记住红河村，

你的故乡，

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

阿茜唱得很有感情，的确动人。她刚唱完，孩子们就欢喜雀跃地拍着手，还发出一阵欢呼。阿茜出现在小阳台上，向着她的“老听众”频频点头，甚至有点感动地说：“谢谢你们听我唱歌，好啦！小朋友都回去吧！”

孩子们这才“啊——”地一声散了。

其实，阿茜的“老听众”不仅是孩子们，还有一个年轻人哩！只是他坐在隔壁自己家的窗前偷偷地欣赏。当阿茜歌唱结束时，孩子们一哄而散，他才三脚两步地很快走过来。

“阿茜！”他的叫声不大，含有亲切感。

“哎！石洪哥……”

“你唱这支歌比以前唱得好了。”

“是吗？”

“真的，不骗你。”

“你不是说我唱这支歌缺乏感情吗？”

“今天你唱得是有感情的。”

“是吗？”

“真的，我甚至有点感动了。”

“……”阿茜低下了头。十分明显，她是很高兴听到石洪的夸奖的。她了解石洪，他不会说奉承话，而且是个喜欢挑剔别人缺点的人。她与他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不仅是邻居，从小就在一起玩、一起上学，还曾经在孩子们中间扮过新郎新娘双双拜堂哩！可是现在阿茜一想起童年时代这种无知的游戏，就会心跳、脸红。石洪不算漂亮，皮肤太黑，在中学读书时同学们都叫他“黑炭”。不过他的脸型还是很端正的，甚至有点英俊。他身高一米七十八，身强力壮，不失为一个男子汉。这一会他穿着牛仔裤和紧身运动衫，更显出体型的匀称。他与阿茜一样，没有考上大学，多年待业，前年才进他父亲工作的钢铁厂当轧钢工。他爱好文学，喜欢偷偷地写一点什么，但从未发表过。对生活，他比较现实，没有过高的要求，不过他对阿茜的看法却不同，他认为她有好嗓子，应该进音乐学院去，争取当个歌唱家。可惜，阿茜连考了两次，都没有被录取。他为这

事与阿茜同样的难过。但是，他当着阿茜的面，对于她音乐方面的才能，很少表扬，总是挑挑剔剔指出她的缺点。他说自己并不懂得声乐的基本知识，不过他会听，听得懂，也分得出好坏，如此而已。所以，今天阿茜听到石洪的夸奖，心里甜滋滋的，因为石洪是难得当面表扬别人的。

“阿茜！听说你得到一位音乐老师的辅导了，是吗？”

“嗯！”不知怎的，阿茜不想提到那位“音乐老师”。

“怪不得……你有点进步了。”

“……”阿茜又低下了头。

“要付学费吗？”

“不！”阿茜摇摇头。

“这很难得，现在不要钱尽义务的人是不太多的。阿茜！你遇到一个好人了，你会有出息了，我为你高兴。”

阿茜的脸顷刻涨得绯红，心也激跳起来。不知怎的，她听到石洪这一席真诚的话，感到自己对不起石洪，欠了他的情分了。多年来，她对石洪是有感情的，虽然石洪从未向她表示过什么，她也从未明确讲过自己对他的感情，不过感情还是存在的，只是全在不言之中罢了。现在，她突然结识了那位风度翩翩的“音乐老师”。三个月来，通过他热情的辅导，似乎有另一种感情悄悄地进入了她的心灵深处。人生啊！真是深不可测，要不是她阿茜对生活有所追求，何必结识那位“音乐老师”？如果石洪是专业的音乐工作者，这不是两全其美啦？可惜，他不是，他无法使她实现自己生活的理想。然而她内心中是喜欢石洪的，为此她心中常常很矛盾，她真不知怎么办才好。真是折磨人啊！

“阿茜！”

“嗯？”

“你怎么啦？你在想什么？”

“不，不想什么。”

石洪知道，阿茜从来不是一个腼腆的姑娘，她性格开朗，心里有话就会坦白地说出来。他是真诚的，以为阿茜经过挫折后开始变得成熟了，连说话也谨慎了。虽然阿茜还比他小两岁，终究也已二十三岁了嘛！凡阿茜有什么进步，他总是高兴的，于是他笑了笑说：“阿茜，你正在变，连说话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了。将来，你一定比我更有出息，一定会成为明星的。我只配做你的老听众，为你捧场，成为你的一个啦啦队员。”石洪这么说着，向阿茜挥了挥手，就心满意足地回身向自己家门口走去。

阿茜望着他走去的背影，心里很感动，真想说：“石洪哥，你真好……”可是她说不出口，话在喉咙里梗住了。

二

在上海杨浦区一带，解放以后已经建造了几十万户新工房，可是直到今年一九八五年，仍还有不少私房区。阿茜家在石家巷地段的住房条件还算是好的。过去这里都是棚户，有竹木搭建的，也有草棚，如今劳动人民经济条件好了，住房都已翻造，绝大多数都是水泥砖瓦结构，房子也越造越漂亮，有的已造三层楼。不过，环境总是不太好，道路狭窄，有的弄堂小得连个大胖子也挤不过去。碰上雨季，下水道堵塞，阴沟水翻上地面，象臭水塘。

傍晚，这里挨家挨户煤球炉冒烟，空气真是呛人。陈琪美是用小手帕捂着嘴穿过小弄堂的，身上散发着一阵浓郁的香水

味。她的模样就象熟透了的水蜜桃，丰满，甜蜜。她的脸与她的身段一样丰满，有一位搞美术的朋友说她的脸是从唐朝的仕女图中借来的，细眉细眼，鼻子与嘴都很小，就是脸盘子胖乎乎的。她上身穿的是奶白色薄型紧身羊毛衫，下身是包屁股的喇叭裤，曲线毕露，胸脯高高耸起。因此，她一路走来，招引得弄堂里的男青年都盯着她看，有的嘻嘻笑着说：“嗨！一颗肉弹。”陈琪美不理睬他们。到了阿茜家的小院子里，她也不叫阿茜下楼，一阵风似地跑上楼去。

“哟！琪美姐，这么早就来啦？”阿茜正站在穿衣镜前换衣服，刚刚套上直统裙。

“还早啊？从这里乘电车、公共汽车到徐汇区，起码要一个半小时，就象从上海乘火车到苏州去一样，五点半出发，到人家家里已经七点钟了。”陈琪美走得太急促，脸上热得出了汗，坐在沙发上不住地用小手帕扇着风。她的眼睛向房里扫视了一下，不觉问：“看样子你还没有吃晚饭？怎么，你妈还没有回来？”

“我妈是厂里的‘老积极’，不到天黑路灯亮是不会回家的。为了等她回家一起吃晚饭，我总是饿得肚子咕咕叫。”

“这就是我们工人的命苦啊！人穷，‘档子’低啊！”

“琪美姐！你老是说我们工人‘档子’低，别人瞧不起我们，我们自己可不能瞧不起自己。”阿茜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少女，她不愿妄自菲薄。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天真？这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陈琪美一把将阿茜拉到自己身边坐下，压低了声音说：“阿茜！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郑逸飞待你这么好？肯不收分文热心教你音乐？是我没有让他知道你的‘底

牌’，我说你家的人‘档子’都是很高的。你爸爸在美国，是个百万富翁。他听我这么一说，连眼睛都发亮了。他在私底下向所有的朋友都介绍了你，说你不久就可能到美国去了。”

“啊哟！琪美姐！你怎么能撒谎呢？”阿茜一听陈琪美的话，急得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将来万一拆穿西洋镜，我们还有什么脸见人？这不成了骗子了吗？”

“你看你，急成这种样子，总不见得我介绍你认识郑逸飞是要害你。”陈琪美见阿茜跳了起来，就接着她坐下，说：“阿茜！你也得为我想想，我把你说得‘档子’高一点，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你想想，要是我介绍的竟是‘下只角’的人，我脸上也不光彩啊！听我阿姐的话，不管郑逸飞怎么问你，你千万不能亮出自己的‘底牌’，一亮出来原来是一只‘烂污泥’，谁还看得起我们？”

“可是‘门背后拉屎天要亮的’。”阿茜痛苦地咬着嘴唇。“琪美姐！我总觉得我们不应该这么做。”

“怕什么？他们‘档子’高的人虚伪得很，你不弄些手段，能制服他们吗？他们既然吃这一套，我们就给他们来这一套，这叫一报还一报。说起来也好笑，他们居然吃进了。”陈琪美说到这里，“咯咯”地笑了起来。“阿茜！你真不知道，他们把你捧得多么高啊！还说你怎么怎么漂亮，头颈又长，皮肤也白，把你比方为《天鹅湖》里的白天鹅了。”

阿茜粉嫩的脸又红了，连脖子也红了。

“我看郑逸飞已经看中你了。”

“万一……他向我求婚呢？”

“怕什么？他向你求婚，你就答应，等到生米已煮成熟饭，即使他知道了你的‘底牌’，他也只好默认了。”陈琪美

兴高采烈地说，“俗语说，跳出苦海立地成佛，只要你以后对他真心，为人老实，他还有什么说的？这对你来说，一可以离开‘下只角’，挤进‘上只角’；二可以让郑逸飞更好地教你，使你考进音乐学院，实现你多年的生活理想。阿茜！这对你不是很实惠吗？做人就得圆滑一点，对吗？”

阿茜的心绪象一团乱麻，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从理性上来说，她实在不想作这种自欺欺人的事；可是从感性上来说，就象一盘香气扑鼻的甜点心放在面前，实在是舍不得放弃的。想起自己高中毕业以后，两次参加高考，始终没能考进音乐学院，就是太缺乏基本功，基础知识太差，如果不借助于郑逸飞的帮助，多年来的梦想岂不是成了泡影了？但是，她实在不想采用欺骗手段去骗取这一切，不，决不能，这连自己的人格、尊严也丢光了。不过也不能急于将自己“底牌”亮给郑逸飞，这会使陈琪美下不了台；再说她也是好心帮助，不能以怨报德的做法损害她。反正到一定的时机，自己就向郑逸飞摊牌，这也可以考验他一下，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是势利小人，伪君子，那就拉倒，分道扬镳。如果他并不计较这一些，并没有世俗的偏见和门第观念，那……那又当别论了。可是石洪呢？这对石洪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吗？阿茜左思右想，唯一使她放不下的只有石洪啊！怎么才能两全其美呢？

陈琪美见阿茜久久沉默不语，就用手肘触了她一下，问：“喂！你在想什么啊？”

“不，没想什么。”阿茜勉强地笑了一下。

“别骗我，我比你多吃了两年饭，哼！大阿姐还看不出你小阿妹的心忌啊？你一定是放不下石洪吧？”

“嗯！”阿茜只得点了点头。

“是啊！照说我们都是老同学了，过去他与我同级同班，你是低我们一级，不过我与他只不过同学而已。虽然你与他不是同一个班级，因为青梅竹马从小在一起，难免会有感情，好在你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明确吧！”

“不过……”阿茜不知怎么说才好。

“好啦！算了，凡事想这么多干什么！反正‘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陈琪美看了一下手表，站起来说：“好，已经五点半钟了。快打扮一下，我们走。”

“我还没有跟我妈说一声，怎么就走？”

“留一张条嘛！”

“那晚饭怎么办？”

“到外面先吃一碗小馄饨，填一下饥。晚上，郑逸飞请了许多朋友，还怕没得东西吃的？至少有咖啡、奶油蛋糕吧？只是你别不好意思，有吃不吃真是‘猪头三’了。”

说着，陈琪美抱着阿茜“咯咯”地大笑了。

三

淮海中路，是上海徐汇区的一条主要的马路。郑逸飞的家就住在一条新式里弄里。这种住房当然是“钢窗蜡地煤卫齐全”，而且是二楼一层，一大一中一小三间房。房间面积不算很大。中房间布置得很雅致，一套半新式上蜡克的家具，是郑逸飞父母的卧室。只有大房间，既是郑逸飞的卧室，也是会客室，布置得比较讲究，显眼地放着一架深色的亮闪闪的立式钢琴，一排角尺形的淡色沙发，一张玻璃台面的矮矮的圆桌，此外尚有彩色电视机，双卡组合式立体声收录机等等，书橱里和酒柜里放满了书籍、画报、乐谱及各式工艺品小玩意。郑逸飞

睡的单人小钢丝床靠里边墙角放着，当然还有床头柜及台灯。墙上挂着两幅抽象派的油画，那画框倒精致得很，那画却不敢夸奖，涂抹的颜料象人又不象人，有几何形，又有人的眼睛。据说妙就妙在没有明确的形象，不信你看，墙上一块水印子，你多看一会，象一个人的侧影，又象一只兔子坐着，随你怎么想象好了，什么都是，什么也不是。比较有价值的，倒是刘海粟的一幅装轴的国画，山水意境深远，可惜是复制品。这间房是郑逸飞一人霸占的，他是一家人的“小霸王”嘛！

郑逸飞的母亲是某一所艺术院校的教师，名叫郭敏珍，五十岁左右，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有一次郑逸飞对阿茜说，他母亲年轻时是一度走红过的演员，还拍过一部电影，只不过是演配角的。郭敏珍虽然上了年纪，还是很有风度的，皮肤白皙，胖乎乎的，梳着与年龄相配的发结。她的眉毛很细，大概是拔过的。她待人接物变化较多，说不出有什么统一的风格。见到上了年纪的男人，她讲话细声细气，有点卖弄风情。见到比她年轻的演员或者晚辈，她端庄持重，眉目间还有点傲气。在家庭里，她是女权主义者，主张女人超过男人，所以她把女儿取名为超男，她的丈夫已六十五岁，名字有点古怪，叫郑鹤鸣，大概有象征意义，象鹤鸣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据他自己透露，他的名字是从上海鹤鸣鞋帽商店这块牌照上借用过来的。他是戏校教师，年轻时是京剧界小有名气的琴师，上海人叫做“拉胡琴的”。当然，他对京剧唱腔的研究是颇有见地的。现在身体不好，退休在家。他骨瘦如柴，外加还有官能症状，吃饭也好，写字也好，手老是在抖。平时他总关在中间房里搞京剧资料工作，不多说话，有点低声下气，特别怕老婆。其实，他是一家人中最大的经济实体，退休工资一百四十元，

还写一点过去京剧界轶闻逸事之类稿件，有点稿费收入。但郭敏珍从不把他当一家之长，一点也不尊重他，他也无所谓。一家老小都叫他“老头子”，几乎连他的名字也完全忘记了。郑逸飞的妹妹郑超男，是小提琴手，已经结婚，在北京工作，丈夫的年龄比她大十五岁，是外交官，是驻外使馆一等秘书。

总而言之，郑逸飞一家是“档次”较高的人家。

郑逸飞在歌剧院担任作曲，对声乐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自己也能唱。他一直认为，在国内的剧院里担任作曲，是很难出成果成名的，很想出国去深造。他当然知道，在国外要站住脚成个有名的音乐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他想，即使在国外混不下去，再回国，那情况也大大不同，就可以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了，国内从来就看重在国外镀过金的人。陈琪美介绍阿茜给他认识，请他在声乐方面作阿茜的辅导老师，他所以一口答应，一是听说阿茜的父亲是在美国，二是看到阿茜十分漂亮。如果娶阿茜这样的姑娘作妻子，岂不是一举两得？既得到了美娇娘，又有出国去美国的机会。三个月来他每周为阿茜上两次课，都是十分热情、认真的。特别是他的母亲郭敏珍，极力赞成儿子抓住这个“天赐良缘”不放，而且要儿子及早甩掉另一个名叫何莉娜的姑娘。郑逸飞是一个有魅力的青年男子，二十七岁，身高一米八十，是姑娘们喜爱的标准高度，而且脸型俊美，身材匀称。他的头发式样是“野人式”的，穿上挺刮的西服，既洋气，又有风度。在女性的眼中，他当然是个美男子。这样的男子，怎么会不使阿茜产生好感呢？特别是在声乐方面有过一些训练的人，说话的声音十分好听。当郑逸飞为阿茜上课时，阿茜听着他说话的声音，几乎入迷了。他们每月见面八次，三个月来已见面二十四次。而郭敏珍又配合默